攀附先世与合族并谱：唐宋时期孙武世系生成考

任　晔　黄朴民

［摘　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清晰完整的孙武世系，源自唐代孙氏各宗族的攀附先世与合族并谱，是不同孙氏谱系叠加与整合的结果。孙嘉之家族先是以武遂孙氏攀附乐安孙氏，奉齐将孙书为开基远祖，以妫满—田完—孙书的清晰谱系为祖先世系；继而借上呈孙简行状、官撰孙简墓志之机修改祖先世系，以孙书为孙武祖父，使自己与奉孙武为远祖的多支孙氏成为“亲族”，汇入泛化的孙氏谱系。而孙处约则以郑城孙氏攀附乐安孙氏，其后人又与富春孙氏发生关联。妫满—田完—孙书—孙武世系，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孙嘉之与孙处约家牒谱系的整理缀合而更完善，因《古今姓氏书辩证》详细考辨后的逐字照录而更权威，从而由特殊转为普遍、由边缘走向中心，最终成为南宋以降各地孙氏族人共同的祖先谱系。孙武世系的生成，固然源于唐宋时期孙氏各宗族攀附先世以抬高社会地位、合族并谱以扩大政治资源的集体共谋，却也成为后世孙氏家族认同的基石和纽带，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与情感价值。

［关键词］　孙武；孙书；乐安孙氏；家牒；《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6］02-0181-12

孙武作为《孙子兵法》的署名作者，西汉以来即广为人知，汉魏之际更因被孙权奉为远祖而声名大噪。不过，孙武事迹不见于先秦典籍，最早记录其人其事的《史记》对其家世背景也只有“孙子武者，齐人也”的极简介绍①。孙武先世族属，汉唐之间无人知晓；后世子孙可确知者唯有孙膑一人，且亲缘关系不明，只能以“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模糊交代②。然而，北宋成书的《新唐书》却给出了一组代际清晰、延绵千年的“孙武世系表”③，同时明确表示孙武籍贯乐安（今山东惠民，一说山东广饶），深刻影响到后世孙氏族谱书写和孙武形象塑造，流传极广。面对这一看似横空出世的孙武世系表，后世学者或基本接受、直接采信④，或直斥其伪、全面否定⑤。迄今为止，尚无人系统考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孙武世系的生成过程。

许多学者注意到，魏晋以来民间冒认祖先、编造谱牒的现象屡见不鲜，他们或攀附先世、伪造族谱⑥，或罗列先贤、拼凑世系⑦，以致唐代“姓姓有高门、人人得郡望”⑧。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新唐

作者简介：任　晔，男，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朴民，男，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161 页。
②［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第 2162 页。
③［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945—2963 页。
④如陈秋祥：《孙武世系论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4 期；安国：《孙武家世考》，《管子学刊》1991 年第 3 期。
⑤如陈可畏：《孙武故里考》，《管子学刊》1991 年第 3 期；陆允昌：《孙武研究新探》，白山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3—76 页。
⑥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
⑦范兆飞：《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以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例》，《中国史研究》2017 年第 4 期。
⑧仇鹿鸣：《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历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书》中孙武世系的形成不单涉及谱系真伪问题,更与多方互动下的政治文化建构密切相关,其背后是唐宋时期孙氏各宗族攀附先世以抬高社会地位、合族并谱以扩大政治资源的集体共谋。在这一进程中,分别作为孙氏不同宗族远祖、毫不相干的齐国名将孙书和兵家宗师孙武之间"亲缘关系"的生成,既是孙武世系形成的关键环节,也是后世想象孙武早年经历的逻辑起点,但从未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本文将以中古各支孙氏墓志为中心,结合各类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勾勒唐宋时期孙武世系生成的大致脉络,分析其形成背景、演进动力和后世影响,探讨孙氏族人的祖先想象与族谱书写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进而增进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攀附先世:分别作为孙氏远祖的孙武与孙书

攀附先世、编造家谱的现象,流行于魏晋、大行于隋唐,其渊源则始自两汉。刘邦起于民间、先世不显,司马迁依托皇家图籍作《史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①,仍无法知晓刘太公以上汉家世系。然而,昭帝时期"汉家尧后"说已开始流行②,班固进一步为"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的世系补充论据③。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往往冒认先祖以光大门庭。曹操、曹丕父子在颛顼、舜帝、曹叔振铎和汉相国曹参四位"远祖"之间摇摆不定,遂有曹氏"四易其祖"之讥④;孙权认孙武为远祖,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并劝勉吕蒙、蒋钦等武将"急读"⑤,但其间世系极为模糊,故而陈寿只言"盖孙武之后也"⑥。沈约著《宋书》,有"孙坚之祖名钟"及其款待三位仙人的记载⑦。隋唐以前,仅仅形成"孙武—(若干代)—孙膑—(若干代)—孙钟—孙□—孙坚"的模糊世系;唐宋时期,随着孙氏各宗族的攀附先世,孙武的"后世子孙"日渐增多,"后代世系"也开始丰富起来。

(一)兵家宗师孙武:多支孙氏共祖

两汉时期言及孙氏先祖和族源,或曰出于"卫之公族"⑧,或自云"厥先出自有殷,玄商之系……避地匿轨,姓曰孙"⑨,另有部分由夏侯婴后裔改姓而来⑩,尚无人托为孙武之后。而三国孙权自认"孙武之后"以来,孙武迅速成为备受孙氏族人欢迎的远祖。南朝"冒袭良家,即成冠族"的现象屡屡出现⑪,北朝君主更是"经常纵容、甚至鼓励当朝冠冕攀附士籍"⑫,于是隋唐复归统一后,富春孙氏、长安孙氏、洛阳孙氏、太原孙氏、定州孙氏、振武孙氏、会稽孙氏及乐安孙氏部分房支,尽管对祖先世系的追溯各不相同,但都奉孙武为自家远祖。

唐代富春孙氏因孙坚先祖"世仕吴,家于富春"⑬,纷纷自托为孙权后裔并奉孙武为远祖(东晋以来富春县即已更名富阳县,但民间仍习称富阳为富春⑭)。其墓志在追叙祖先时,或直接上溯至先秦孙膑,或追溯到汉末孙坚、孙权,而史籍当中孙膑、孙坚、孙权均被视为"孙武之后",可见富春孙氏皆以孙武为家族远祖。(见表1)

---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319页。

②[汉]班固:《汉书》卷七五《眭弘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4页。

③[汉]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第81页。

④朱子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386页。

⑤[晋]陈寿:《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5页。

⑥[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坚传》,第1093页。

⑦[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80页。

⑧[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九《志氏姓》,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0页。两汉流行的《世本》亦言"孙氏出于卫武公",参见[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7页。

⑨[汉]阙名:《安平相孙根碑》,载[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33页。

⑩[汉]班固:《汉书》卷四一《夏侯婴传》,第2079页。

⑪[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2页。

⑫仇鹿鸣:《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⑬[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坚传》裴松之注引《吴书》,第1093页。

⑭[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严光传》南朝刘昭注文,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64页。

表 1　唐代富春孙氏的远祖书写

墓主人	撰志时间	孙武	孙膑	孙坚	孙权	出处
孙　智	乾封二年(667)	○	√	○	√	《大唐黄府君夫人孙氏墓志铭并序》
孙　恭	乾封二年(667)	○	○	○	√	《唐故虢州阌乡县丞孙君墓志并序》
孙　信	咸亨四年(673)	○	√	○	○	《隋故处士孙公墓志铭并序》
孙　俊	开元二十九年(741)	○	○	√	○	《故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伯孙公之碑并序》
孙志廉	天宝十三载(754)	○	○	○	√	《唐故内侍省内常侍孙府君墓志铭并序》
孙　杲	元和四年(809)	○	√	○	√	《唐故蕲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孙府君墓志铭并序》
孙　氏	大中四年(850)	○	○	○	√	《唐陆君夫人孙氏墓志铭》

资料来源:[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〇五、卷九九六,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4149、10320 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 2 辑,三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8 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 4 辑,三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0、373 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 5 辑,三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0 页;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三三,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397 页。

隋唐时期,随着《孙子兵法》的流行和“武庙十哲”的设置,孙武之名渐为世人所熟知。① 全国各地的孙氏宗族纷纷奉孙武、孙膑为远祖,使“孙武后裔”的规模和分布区域逐渐扩大。(见表 2)

表 2　唐五代多支孙氏的远祖书写

人物	撰志时间	籍贯	孙武	孙膑	孙权	出处
孙弘进	乾封二年(667)	长安	√	○	√	《唐故品子孙大郎墓志铭》
孙　达	上元三年(676)	乐安	√	√	√	《大唐故隋朝散大夫孙君墓志》
孙义普	文明元年(684)	乐安	√	○	○	《唐故魏州昌乐县令孙君墓志铭》
孙仁贵	久视元年(700)	洛阳	○	√	√	《大周故赤水军大使兼知河已西营田兵马事左玉钤卫将军上柱国固安县开国男孙公墓志铭并序》
孙知节	长安二年(702)	太原	√	○	○	《大周郑州中牟县令孙府君墓志铭并序》
孙　氏	长安四年(704)	乐安	√	○	○	《大周宣州泾县尉杜府君故夫人孙氏墓志铭并序》
孙希进	贞元十八年(802)	会稽	○	√	√	《唐故会稽孙府君夫人史氏墓志铭并序》
孙　岩	元和八年(813)	定州	√	○	√	《唐故云麾将军试太常卿乐安孙公墓志铭并序》
孙士林	光启四年(888)	乐安	√	√	○	《唐幽州内衙□将中散大夫试殿中监乐安郡孙府君神道碑并序》
孙存进	同光二年(924)	振武	√	○	○	《新五代史》卷三六《义儿·李存进传》 《后唐招讨使李存进墓碑》

资料来源:[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四〇、《全唐文·唐文拾遗》卷六五、《全唐文·唐文续拾》卷一四,第 8834、11100、11326—11328 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 2 辑,第 386 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 4 辑,第 479 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 5 辑,第 182 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2—83 页;周绍良总主编:《全唐文新编》卷九九三,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371 页;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9 页;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文物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3 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1 页。

在被多支孙氏宗族追认为远祖后,“孙武后裔”不再仅限于富春及阿鄄之地,而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北方。因此,宪宗朝林宝收集汇纂“诸家图牒”而成的《元和姓纂》②,在“孙姓”条目之下,将乐安、富春(作者误将一地两名的富春、富阳写为两地)、清河、洛阳四支均记作“孙武之后”,而东莞孙氏作为“孙膑之后”,显然也属于“孙武后裔”。③ 当孙武不再专属于富春孙氏,唐代多支孙氏族人的墓志撰写,均将其列入祖先世系一栏,由此形成孙氏墓志的模式化写作。

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墓志书写中,不但丰富了孙武后裔的世系、一再强化孙武和孙权的“亲缘

①于汝波:《隋唐五代时期〈孙子兵法〉流传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②[唐]林宝:《元和姓纂序》,载《全唐文》卷七二二,第 7431 页。
③[唐]林宝著,陶敏校证:《元和姓纂新校证》卷四,辽海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2—175 页。

关系”,更试图为孙武寻找“祖先”、向前拓展孙武世系。唐代孙氏族人在其墓志书写中,一度选择春秋中期的楚国名相孙叔敖为“孙武祖先”:“孙叔作相,刑政肃而风化流;孙武用兵,法令齐而强敌震”①,以辅政强楚的孙叔敖和治军严明的孙武为乐安孙氏远祖;“昔栈车尸御,相楚显其能仁;伏弩思谋,将齐称其大绩”②,以孙叔敖、孙膑为富春孙氏远祖,前者“栈车牝马”清廉为官,后者马陵伏弩射杀庞涓。孙叔敖“长子即封食邑固始,少子在江陵,中子居三□”③,后人世代为楚贵族;一百年后,相隔不过三代,而孙武由齐入吴,又领兵伐楚,若将孙武视作孙叔敖后人,显然不合情理。于是,孙叔敖为孙武先祖之说未能流传开来;而陈完后裔、齐将孙书与《史记》中的孙武形象更为接近,又被累世冠冕的孙嘉之家族奉为远祖,在唐后期与孙武产生“亲缘关系”,最终由《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定为孙武祖父,使孙武先祖世系与陈完一脉直接对接。

(二)陈完后裔孙书:孙嘉之家族远祖

孙嘉之家族是唐代的名门望族,自玄宗降诏褒奖孙嘉之教诲诸子“有义方之训”,恩赏以宋州司马致仕以来④,家族成员世代显宦:其长子孙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官至刑部侍郎⑤;孙辈中,孙宿、孙成官至州刺史⑥,孙绛以御史中丞立军功、封乐安县开国男⑦;重孙辈中,孙景商以天平军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⑧,孙公乂以工部尚书致仕、封乐安县开国男⑨;玄孙辈中,孙简官至左仆射、封乐安县开国侯⑩,孙偓更是一度担任唐昭宗宰相⑪,使其家族得以列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为后人所熟知。然而孙嘉之及其祖上四代皆官位不显,最高只担任县令。与李义府、杜正伦等寒素高官一样,孙逖等人发迹后也通过攀附先世、重修谱牒以抬高门楣。孙嘉之家族奉齐将孙书为远祖并丰富祖先世系,便是这一社会风潮的典型体现。孙书被选为孙嘉之家族远祖,正是这一集体行为的关键一环。

唐代士族谱系“往往叠加、覆盖和累积着上古传说祖先、秦汉英雄祖先、六朝名士祖先,以及近世真实祖先”⑫。作为新晋显贵的孙嘉之家族欲将自身塑造为传统士族,于是以舜帝为上古传说祖先,“其先有妫之后”⑬、“本乎唐虞之后”⑭;以孙书为先秦英雄祖先和家族姓氏来源,“书实有功于齐,封于乐安,赐姓孙氏”⑮;以孙颉、孙惠蔚为六朝名士祖先,“晋有长秋卿曰颉,颉五代孙惠蔚,后魏光禄大夫”⑯;至于孙嘉之曾祖、隋晋阳县令孙孝敏以来的近世真实祖先,更是一一“载录家谍,光昭史册”⑰。

---

①[武周]阙名:《大周宣州泾县尉杜府君故夫人孙氏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386页。

②[唐]阙名:《隋故处士孙公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4辑,第373页。

③[汉]阙名:《汉孙叔敖碑阴》,载[宋]赵明诚编,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一五,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86页。

④[唐]孙逖:《宋州司马先府君墓志铭》,载《全唐文》卷三一三,第3182页。

⑤[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孙逖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44页。

⑥[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孙逖传附子成传》,第5045页。

⑦[唐]孙绛:《唐故中大夫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州本管都防御经略招讨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乐安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孙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9页。

⑧[唐]蒋伸:《唐故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朝请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郓州军事兼郓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兵部尚书孙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6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173页。

⑨[唐]冯牢:《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致仕上柱国乐安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孙府君墓志铭》,载《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348—350页。按:孙公乂为孙绛堂侄,其乐安县开国男并非承袭自后者。

⑩[唐]令狐绹:《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师分司东都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赠太师孙公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新编》卷七五九,第8951—8953页。

⑪[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八三《朱朴传附孙偓传》,第5386页。

⑫范兆飞:《士族谱系的变奏——基于中古太原白氏的个案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

⑬[唐]孙絿:《唐故湖南观察巡官前同州邰阳县尉乐安孙府君墓志铭》,载《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193页。

⑭[唐]孙徽:《唐故宣德郎前守孟州司马乐安孙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新编》卷七九三,第9600页。

⑮[唐]孙奭:《□□□□□□□□□□□□州昆山县令乐安孙公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新编》卷八〇五,第9842页。

⑯[唐]蒋伸:《唐故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朝请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郓州军事兼郓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兵部尚书孙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172页。

⑰[唐]孙奭:《□□□□□□□□□□□□州昆山县令乐安孙公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新编》卷八〇五,第9842页。

孙嘉之家族将攀附的远祖和真实的先祖一一写入家牒(唐代墓志多写作“家谍”),形成“吾氏世系冠冕,辉焯图谍”①、“余烈遗风,辉图耀谍”②的盛况。后世子孙墓志的祖先世系部分,无不据此家牒撰写:不但族人撰志参考家牒③,委托外姓人撰志也要主动提供家牒,如李都为其“素交”孙瑝撰志前,后者堂兄孙奭“录公家谍来请”④。在一代代人的墓志书写中,孙书作为孙嘉之家族远祖的“记载”被不断确证、反复强化。

孙嘉之家族以知名度远逊于孙武的孙书作为先秦远祖,是其打通武遂孙氏与乐安孙氏,塑造其家族人才辈出形象的自然选择。北魏名儒孙惠蔚“周流儒肆”,《易》《礼》以及《春秋》无不精通,官至光禄大夫、受封枣强县开国男,名噪一时。⑤ 孙逖攀附先世时,不顾孙惠蔚去世时(神龟元年,518)距隋大业元年(605)八十余年的事实,将其认作自己高祖、大业年间担任晋阳县令的孙孝敏之父。⑥ 又因孙惠蔚所属的武遂孙氏并非士族,于是自认为乐安郡第一高门乐安孙氏之后(目前所知唐宋姓氏书皆以孙氏为乐安首姓⑦),制造出西晋孙颢因战乱迁出乐安“避地河朔,后世居焉”的故事⑧,将武遂孙氏“嫁接”到乐安孙氏上,使自己既是孙惠蔚后裔,又属乐安孙氏高门。后世子孙墓志书写中,或参照孙逖说法“其先乐安人也,至后魏迁于魏之武水,因家焉”⑨,或回避孙惠蔚的武遂籍贯,径言“自齐大夫书始受邑于乐安,至后魏光禄大夫讳惠蔚,以儒学振耀一时”⑩,以此淡化嫁接先世的痕迹。

西晋乐安、武遂(今河北武强)两地相去不远,孙颢为避战乱举家迁往武遂的叙事似可成立,唯一缺环是孙颢家族在乐安的祖先世系。孙武虽为齐人,但受阖闾赏识成为吴将并留居吴国,因此汉代吴县巫门外有“吴王客齐孙武冢”⑪,孙权的攀附更使孙武后裔世居吴越说深入人心。被视为“孙武之后世子孙”的孙膑,生于宋、卫两国交界的“阿鄄之间”,虽得田忌赏识一度为齐客卿⑫,终因与权臣邹忌不睦而被迫奔楚⑬,故有“惟膑楚也,克播于嘉名”之说⑭。相比之下,作为田完玄孙的孙书更适合代表乐安孙氏:其一,田完入齐后子孙世居临淄(今山东临淄),乐安与临淄相距仅60里,显然在孙书的活动范围内;其二,孙书作为陈僖子田乞的胞弟⑮,有“使师夜缒而登”一举攻克纪鄣城的卓越战功⑯,具有受封爵邑、赐氏纪功的资格,孙书之“孙”正是齐侯所赐之氏,其封邑《左传》不载,给了后人想象和填补的空间。于是,孙嘉之家族通过“齐大夫书始受邑于乐安”⑰、“孙书实有功于齐,封于乐安,赐姓孙氏”的历史叙事⑱,将孙书塑造为乐安孙氏的开基祖、其家族的先秦远祖,并将此写入家牒、列入谱系。

因此,在中古墓志的祖先书写“从家族谱牒直接抄录或简单改写而来”的惯例下⑲,孙嘉之家族六

①[唐]孙揆:《大唐河中观察支使试秘书省校书郎孙揆季妹墓志铭》,载《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197页。

②[后唐]王骞:《唐故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柱国赐紫金鱼袋孙公墓铭并序》,载《全唐文补编》卷九七,第1203页。

③[唐]孙杲:《唐故御史中丞乐安孙府君长女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412页。

④[唐]李都:《唐故御史中丞汀州刺史孙公墓志并序》,载《全唐文补编》卷八三,第1034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八四《儒林·孙惠蔚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52—1854页。

⑥[唐]孙逖:《宋州司马先府君墓志铭》,载《全唐文》卷三一三,第3182页。

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载李德辉:《中古姓氏佚书辑校》,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第389页;《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载李德辉:《中古姓氏佚书辑校》,第460页;[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1页。

⑧[唐]孙逖:《宋州司马先府君墓志铭》,载《全唐文》卷三一三,第3182页。

⑨[唐]孙简:《唐故汝州司马孙府君墓志铭并叙》,载《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325页。

⑩[唐]孙保衡:《唐故滑州白马县令乐安孙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⑪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卷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页。

⑫[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第2162—2164页。

⑬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八《齐策·田忌为齐将》《齐策·田忌亡齐而之楚》,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1—314页。

⑭[唐]阙名:《唐故蕲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孙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4辑,第90页。

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十一年》,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55页。

⑯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九年》,第1558页。

⑰[唐]孙保衡:《唐故滑州白马县令乐安孙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89页。

⑱[唐]孙奭:《□□□□□□□□□□□□州昆山县令乐安孙公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新编》卷八〇五,第9842页。

⑲范兆飞:《中古早期谱系、谱牒与墓志关系辨证》,《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

代成员墓志皆以孙书为先秦远祖,二十六方墓志中的唯一例外正是源于没有家牒可供参考:安史之乱中,孙视不幸为叛军所获,与亲属失去联系,仅二十五岁便早逝于洛阳,其“寮友等痛宿草之将列,惧陵谷之时迁,刊玄石以纪德”时①,既无家牒可供参照,又无亲属可以咨询,只得以名气更大的孙武为其远祖,从而使墓志要素俱全。这一特例恰从反面证明了,孙嘉之家族不但将孙书、孙惠蔚奉为远祖,且明确写入家牒之中、刻于墓志之上。

二、统宗合族:孙武与孙书“亲缘关系”的出现

随着魏晋以来各寒素单族攀附先世、伪冒士籍的集体作伪,至中唐时已是家家有郡望族姓,“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加之京邑”②;人人有显赫祖先,张氏族人纷纷攀附张良,四十三处郡望“大抵皆留侯远裔”③,孙氏族人多攀附孙武,唯有孙嘉之家族自认孙书后裔。于是原本分布在全国各地、彼此毫无关联的同姓不同宗族拥有了共同的远祖,随着“同姓谱系资源边界的日益泛化”④,本无血缘关系的同姓不同宗族俨然变成“血亲家族”内的不同房支。只要是同姓人物,都被纳入到一个“泛化的同姓共同体”内⑤,情感上彼此认同、现实中互为奥援,个体能够得到更庞大宗族的庇护。在此背景下,曾坚守家牒谱系、以孙书为先秦远祖的孙嘉之家族,面对孙氏其他宗族多以孙武为远祖的局面,也开始悄然修改起自己的祖先谱系。在此过程中,孙武的“祖先世系”也日渐丰富起来。

(一)孙武与孙书发生关联:孙嘉之家族墓志书写的新动向

唐大中十一年(857)七月十四日,孙嘉之玄孙,东都居守、左仆射孙简病逝于洛阳,享年八十二岁,宣宗闻讯“特辍朝会,命廷臣申吊赙之礼,以三师追褒册命”⑥。按照惯例,孙简子孙与门生故旧一面立即撰写并上呈行状,“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⑦;一面准备资料,委托当朝宰相、孙简从表侄令狐绹撰写墓志。在此过程中,以孙简第五子孙纾为代表的孙嘉之后人,悄然进行着修订祖先世系、关联孙书与孙武的活动。

唐代高官去世后,其家属除将行状上呈朝廷外,还需抄录副本以供墓志撰写者参考,即“状其往行”“赍状请铭”⑧,而孙嘉之家族又有提供家牒以示祖先世系的传统⑨。孙简的去世及其行状书写,恰为其子孙提供了一个结束自家先秦远祖(孙书)与孙氏其他宗族远祖(孙武)格格不入局面的契机。通过修改祖先书写,建立孙武与孙书的“亲缘关系”,使自己得以融入遍布全国的孙氏大家庭,联结起自己攀附的一流高门乐安孙氏与江南“名家令族”富春孙氏⑩。孙简墓志曰:

> 其先有妫之后,齐太公田和其裔也。和孙书为齐大夫,以伐乐安之功,遂封于乐安,因赐姓孙氏,吴将军武,书之孙也。子孙在吴者称富春氏,吴主其后也;其不迁者为乐安氏。⑪

从这段内容可以看出,孙简子孙既延续了孙嘉之家族以田完、孙书为远祖的传统,又将孙氏其他

①[燕]阙名:《故太常寺主簿孙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565页。

②[唐]刘知幾著,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卷五《因习下》,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43页。

③[唐]林宝著,陶敏校证:《元和姓纂新校证》卷五,第215页。

④范兆飞:《士族谱系的变奏——基于中古太原白氏的个案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

⑤范兆飞:《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以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例》,《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⑥[唐]令狐绹:《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师分司东都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赠太师孙公墓志铭并序》,《全唐文新编》卷七五九,第8951页。原墓志中部分脱字可据《贞石诠唐》补入,参见陈尚君:《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⑦[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行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8页。

⑧孟国栋:《写本·刻本·拓本——唐代墓志的生发、篆刻与流传》,载查屏球主编:《抄本、印本与大集、小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页。

⑨[唐]李都:《唐故御史中丞汀州刺史孙公墓志并序》,载《全唐文补编》卷八三,第1034页。

⑩[唐]申堂构:《唐故内侍省内常侍孙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卷四〇五,第4149页。

⑪[唐]令狐绹:《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师分司东都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赠太师孙公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新编》卷七五九,第8951页。

宗族的远祖孙武纳入其祖先世系中。由于孙书在齐国军功卓著,拥有封爵赐氏的资格,更适合作为孙氏得姓之源和乐安孙氏开基祖,而孙武即使作为吴将立有军功,也不可能在齐国乐安获得封邑,自然无法充当乐安孙氏开基祖。① 此外,历史记载的孙书首次登场在公元前523年的纪郭之战中,而孙武以兵法见吴王要在前515年阖闾夺位之后。于是在综合考虑下,只能将孙武安排为孙书的后人,故有"吴将军武,书之孙也",进而以"子孙在吴者称富春氏,吴主其后也;其不迁者为乐安氏",将富春孙氏与乐安孙氏打造为同一宗族之下的不同房支,即迁居江南的分家与留居齐地的本家。②

通过建立孙书与孙武的祖孙关系,孙嘉之家族终于融入奉孙武为远祖的庞大孙氏家庭中:乐安孙氏是留在齐地的孙书后代,富春孙氏作为迁居江南的孙武后裔,也是孙书后代,二者成为孙氏家族的两大房支。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存在一个致命的失误:据《左传》记载,孙书在前523年纪郭之战中扬名,后在前484年艾陵之战中被吴军俘虏;而《史记》记载孙武在前515年觐见阖闾,前506年随军入郢,甚至前489年夫差北上争霸时也"与有力焉"③,"祖孙二人"时间重合超过三十年。即使孙书早育,三十岁即成为孙武祖父,且孙武早慧,年仅二十即撰成兵书、登坛拜将,那么艾陵之战时孙书也已八十余岁,如何能完成统帅前军冲锋,"闻鼓而已,不闻金矣"的壮举④?对此问题,令狐绹据孙简家状撰志时或许未曾考虑⑤,而孙简之子孙纾在书志时显然已经发现,只是考虑到墓志撰书通例和令狐绹当朝宰相身份⑥,才将志文一字不改地书写并刻石入葬。不过在四年后为叔父孙筥撰志时,孙纾调整了孙书与孙武的"亲缘关系",使其合乎时间逻辑:

> 府君讳筥,字秘典,其先即吴大夫孙武孙书是也。尔后分为数派,居吴者为富春氏,居荥[齐]者为乐安氏。⑦

既然孙书与孙武活动时间重叠超过30年,且孙书为齐国攻克纪郭在孙武见吴王前,孙书艾陵之战兵败被俘在孙武破楚入郢后,那就索性将孙书和孙武合为一人。既然杜预明确说明孙书字子占⑧,那就索性把孙武当作其入吴谋职使用的别名、化名,如此一来《史记》中孙武早年经历和晚年结局的空白也都得到填补。然而此墓志主人孙筥仅官至左武卫兵曹参军事(正八品下⑨),没有资格请赐谥号及国史立传,家人无需向朝廷上呈行状,孙纾所做的精妙修订也只能随着墓志铭长埋地下。而"孙书为孙武祖父"之说,却随着孙简行状上呈朝廷、交付史馆,又由令狐绹撰入墓志。唐代许多墓志入葬前会"拓印一部分以广流传"⑩,令狐绹作为一代文宗、当朝宰相,其所撰墓志完全有可能被孙简子孙拓印、保存、传阅。正因如此,"孙书为孙武祖父"说并未被孙纾修订的"孙书为孙武本名"说取代,反而被写入史传、流传世间,深刻影响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孙氏世系书写与后世孙氏各支家谱的撰写。

(二)合族并谱与互为奥援:孙嘉之家族关联孙书与孙武的原因

南北朝以来郡望滥用与伪冒现象日增,唐代墓志"将两个不同郡望的先世杂糅在一起的例子十分常见",虚化的郡望蜕变为单纯的符号,不再起到辨别同姓宗族的作用,于是汇纂同姓各宗族谱系、

---

①乐安之名始自东汉和帝时期,此地先秦时名为薄姑,是齐国重要城邑。参见《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80页。

②[唐]令狐绹:《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师分司东都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赠太师孙公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新编》卷七五九,第8951页。

③[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第2162页。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十一年》,第1856页。

⑤唐代墓志撰人以丧主家人提供的行状为墓志蓝本,对其中先祖世系、官爵名位、家族成员等关键信息轻易不做修改。参见孟国栋:《写本·刻本·拓本——唐代墓志的生发、篆刻与流传》,载查屏球主编:《抄本、印本与大集、小集》,第79页。

⑥唐代墓志书人需尊重撰人,据撰人提供的文本书写并刻石。参见江波:《唐代墓志撰书人及相关文化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147页。

⑦[唐]孙纾:《唐故前左武卫兵曹乐安孙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4辑,第222页。

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九年》,第1557页。

⑨[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第1280页。

⑩孟国栋:《写本·刻本·拓本——唐代墓志的生发、篆刻与流传》,载查屏球主编:《抄本、印本与大集、小集》,第80页。

重构家族源流和祖先记忆,成为“士人群体不自觉的共谋”。[①] 中晚唐时期,囊括同姓不同郡望的“同姓通谱”“联姓谱”广泛流行并发展形成“联宗谱”[②],各郡望、各宗族被归并整合进一个同姓大家庭,演变为拥有共同族源和祖先的不同房支。通过合族并谱,同姓各郡望、各宗族的光辉祖先成为全体族人共享的公共资源;以姓氏代替郡望区分家族,使个体得到更广大家族的庇护和支持,同姓之内皆可视作亲属,彼此助力、互为奥援。

唐前期,朝廷一面强化皇权、打压世家大族,“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③];一面承认士庶之别、维护社会等级,严格区分“郡姓”与没有郡望的“杂姓”,“知其囊谱相承不虚,然可为匹”[④]。然而寒素显宦在跻身高位后,往往与传统士族“合族”“合谱”以抬高门楣,自上而下有力冲击着士庶之别,动摇了郡望区分士庶、辨别亲族的功用。李义府本“瀛州饶阳人”,因善于逢迎受到高宗宠信,“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借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⑤];同为高宗宰相的李敬玄本“亳州谯人也”,任吏部尚书后“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⑥];薛怀义本名冯小宝,得武则天宠幸,“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⑦]。通过合族并谱,可使同姓各宗族共享显赫祖先和当世显宦,令“冢中枯骨”与“当朝冠冕”交相辉映,新兴官僚与传统士族多乐见其成,孙嘉之家族自然也不例外。

孙氏宗族的合族并谱由来已久,在郑玄弟子孙炎的推动下,乐安孙氏在汉末已成为一流士族。西晋赵王司马伦谋主、琅琊孙秀就与乐安孙氏孙旂一支“合族”以跻身士族之列[⑧];北魏孙辽本为定州人,也以“绵绪太原,分流乐安”攀附乐安孙氏[⑨]。隋唐时期各地孙氏与乐安孙氏合族并谱者不胜枚举,除孙嘉之家族外,最知名者当属孙处约家族。高宗宰相孙处约本为“汝州郏城人”,因郏城孙氏无郡望、属“杂姓”,于是攀附乐安孙氏,墓志作“本千乘乐安人也”,曾祖孙灵怀之后“子孙遂居清河之鄃县”[⑩]。有趣的是,中书令张嘉祯为孙处约之子孙俊撰写墓志时显然不知个中原委,竟然帮孙俊攀附富春孙氏,作“吴郡富春人也,武烈皇帝十三代孙”[⑪],使孙处约父子墓志郡望不同、远祖有别。

孙氏各宗族通过修改世系、嫁接郡望以合族并谱,消融不同郡望族源造成的宗族壁垒,使自己有更庞大的同姓宗族作为依托。对孙嘉之家族而言,既然孙逖已经修改祖先世系并嫁接武遂、乐安孙氏,将自己打造成传统世家大族,那么再开出一枝联通富春孙氏,自然也不在话下。孙简去世后,其子孙借上呈行状、官撰墓志之机,抛出“孙书为孙武祖父”说,使史馆存档、亲友悉知;又进一步表示“(孙书)子孙在吴者称富春氏,吴主其后也;其不迁者为乐安氏”[⑫],使武遂、富春、乐安三家孙氏连为一体,孙书、孙武、孙权、孙惠蔚等孙氏祖先汇聚一堂。如此一来,孙嘉之家族通过并入孙武—孙膑—孙权世系,与宰相孙处约家族为代表的孙氏各宗族成为亲族,提升了社会声望与政治影响力,形成“其冠冕继耀,自汉魏迄于本朝”的态势[⑬]。

---

①仇鹿鸣:《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历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②陈鹏:《中古谱牒的类型、层级与流变》,《古代文明》2019 年第 2 期。

③[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第 3841 页。

④《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载李德辉:《中古姓氏佚书辑校》,第 390 页。

⑤[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一《李义府传》,第 2765—2769 页。

⑥[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第 2754—2755 页。

⑦[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传附薛怀义传》,第 4741 页。

⑧[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〇《孙旂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633 页。

⑨[北魏]阙名:《孙辽墓志》,载王连龙编:《南北朝墓志集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35 页。

⑩[唐]阙名:《唐故司成孙公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 4 辑,第 369 页。

⑪[唐]张嘉祯:《故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伯孙公之碑并序》,载《全唐文补编》卷三三,第 397 页。

⑫[唐]令狐绚:《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师分司东都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赠太师孙公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新编》卷七五九,第 8951 页。

⑬[唐]孙偓:《唐乐安孙氏女子墓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 1 辑,第 416 页。

当然,孙嘉之家族能够成功修改祖先世系,打通乐安孙氏与富春孙氏的必要前提,是当时官方与民间已无区别乐安、富春两大孙氏宗族的意识。氏之由来,与姓有别,或以祖父字为氏、或以世官为氏、或以爵邑为氏,即《左传》所言“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①。因此同氏未必同族同源,以孙氏为例,“或王孙之班也,或诸孙之班也,故有同祖而异姓,有同姓而异祖”②,又有卫国大夫惠孙后裔姬姓孙氏③、楚国宰相孙叔敖后裔芈姓孙氏④、齐国将领孙书后裔妫姓孙氏等多个族源。唐代郡望伪滥、谱系失真,官民只认姓氏而不再严格区分郡望、血缘,于是孙处约以清河孙氏冒入乐安孙氏,而其子孙侹、孙俊、孙佺分别受封富春男、乐安子、会稽公⑤;民间撰写墓志,卫国孙良夫与齐人孙武连成一系⑥。因此,孙嘉之家族修改祖先世系,关联孙书与孙武、打通乐安孙氏与富春孙氏的工程,在“犹尚氏族,奉敕第其甲乙,勒为成书”的唐前期或许难以做到⑦,但在“碑铭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的中晚唐时期,就显得合理且自然了⑧。

三、载入史册:孙书确定为孙武祖父,孙武世系基本定型

“孙书为孙武祖父”说,原本只是孙嘉之后裔为拓展家族影响力,借上呈孙简行状、官撰墓志之机而修改祖先世系的个别行为,仅涉及孙嘉之一族的家牒谱系与墓志书写。然而随着孙简族弟孙偓在昭宗朝位至宰相,其家族谱系得以在北宋时期写入《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而被众人知晓,于是“孙书为孙武祖父”之说由边缘走向中心、由个别转为普遍,深刻影响到孙氏各宗族的祖先书写与家谱修撰。

《宰相世系表》虽素有粗疏错讹之讥⑨,却深刻影响到后世的家谱书写和祖先记忆,许多明清族谱的远祖世系便从此表中直接抄录移植而来。唐末动乱,官府谱籍或毁于战火、或散佚不全,“氏族之乱莫甚于五代之时”⑩。北宋吕夏卿作《宰相世系表》时已无法据官藏档案审核甄别各家世系,只得参考《元和姓纂》,因“承用逐家谱谍,故多有谬误”⑪。表中孙氏宰相世系,乃抄录缀合孙处约与孙嘉之两家世系而成:既采信孙处约家牒嫁接汝州、清河、乐安孙氏的祖先书写,“(孙)通子孙世居清河……武德中,子孙因官徙汝州郏城”⑫;又吸收孙嘉之家牒嫁接武遂与乐安两地孙氏的祖先书写,“(孙)颉避地河朔,居武邑武遂”⑬;此外更将“孙书为孙武祖父”的谱系写在表头。孙嘉之后裔在孙简墓志“其先有妫之后……书为齐大夫……吴将军武,书之孙也”基础上⑭,通过修订家牒,逐步填充“田完—孙书—孙武—孙膑”谱系,使收入《宰相世系表》的孙武世系代际关系清晰明确:

> 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八年》,第66—67页。
②[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九《志氏姓》,第404页。
③[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第17页。
④[宋]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8页。
⑤[唐]林宝著,陶敏校证:《元和姓纂新校证》卷四,第174页。
⑥[唐]阙名:《唐幽州内衙□将中散大夫试殿中监乐安郡孙府君神道碑并序》,载《全唐文·唐文续拾》卷一四,第11326—11327页。
⑦[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郡望》,载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页。
⑧[唐]刘知幾著,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卷五《因习下》,第243页。
⑨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前言”第2页。
⑩[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三《氏族相传之讹》,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161页。
⑪[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唐书世系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3页。
⑫[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第2946页。
⑬[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第2947页。
⑭[唐]令狐绹:《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师分司东都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赠太师孙公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新编》卷七五九,第8951页。

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髌。①

这一谱系不但延续了孙简墓志以孙书为孙武祖父的错乱,又因孙武为孙膑祖父而带来新问题:《史记》明确记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②,如此悬殊的年龄差怎会出现在亲祖孙身上?然而《宰相世系表》中谱系虽然失真,却足够清晰,若查阅史籍、审核源流,不难发现其中漏洞百出③;但若要据此建构祖先谱系、抬高家世背景,则显得十分方便且趁手。在“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的宋代社会,“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④,人们只关注谱系是否清晰明确、便捷好用,不再有辨析其真伪的现实需求。于是《宰相世系表》中上至上古舜帝、春秋田完,下至唐末孙偓、五代孙溥的孙武世系得以广泛传播,孙嘉之后裔提出的“孙书为孙武祖父”说由个别宗族的祖先书写,逐渐转变成全体孙氏的祖先记忆,被明清各支孙氏族谱吸纳从而实现了更广泛的流传。

有趣的是,清河孙处约、武遂孙嘉之两家族通过攀附先世和修改祖先谱系,均冒入乐安郡望并成为同根同源的“孙武后裔”,于是吕夏卿在《宰相世系表》中干脆顺水推舟,通过东汉安邑令孙骐关联两家祖先谱系:

> 骐,字士龙,安邑令。二子:通、夐。通子孙世居清河,后魏有清河太守灵怀。武德中,子孙因官徙汝州郏城。灵怀曾孙茂道(即处约)……骐少子夐,字子远,后汉天水太守,徙居青州……颉避地河朔,居武邑武遂……(孙颉来孙)蔚字伯华,一字叔炳,后魏秘书监、枣强戴男。⑤

于是唐代最显赫的两大孙氏家族,成为同宗之内的不同房支:孙处约家族为东汉孙骐长子孙通后裔,孙嘉之家族为次子孙夐后裔,孙简子孙修改祖先世系、拓展家族网络的计划完全实现。《元和姓纂》以孙武为乐安、富春、清河、东莞、洛阳五支孙氏远祖⑥,《宰相世系表》更进一步以“孙武祖父”孙书为乐安孙氏开基祖,“孙武之子”孙明为富春孙氏开基祖,“孙武后裔”孙福、孙通、孙子起、孙烈、孙颉分别为太原、清河、汝州、昌黎、武遂孙氏开基祖⑦,使孙武成为七支孙氏共祖。正如东汉儒者拼凑众多知名学者来建构貌似清晰完整的《五经》传授谱系那样⑧,自上古到五代的孙姓名人纷纷汇入这一庞大的孙氏族谱之中。于是“舜帝—田完—孙书—孙武”的谱系,几乎成为孙氏各宗族(此时已被塑造为同宗族各房支)共同的祖先世系。

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撰成并上呈御前,得到宋仁宗高度评价,他认为此书“闳富精核,度越诸子”,下令“布书于天下,使学者咸观焉”。⑨《宰相世系表》随着《新唐书》在朝廷助推下广泛传播,迅速影响到孙氏族人墓志的祖先书写。熙宁四年(1071),沈括为孙龙舒撰写墓志,即参照《宰相世系表》写道:“孙氏之先,陈桓子无宇之子书为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之乐安,姓孙氏。书之孙武、膑皆以用兵显名诸侯。”⑩在唐代仅被孙嘉之一家奉为远祖的齐将孙书,因《宰相世系表》中孙氏谱系的广泛传播,迅速走出孙嘉之家族,甚至走出乐安孙氏,被写入世居杭州的富春孙龙舒墓志。

北宋末年,邓名世汇纂校证各家姓氏书、谱系表,认为《宰相世系表》在“九十三族,尤为精详”的同时,也有“钟、陈、韩、高之氏,亦有讹舛”之弊。⑪ 具体到孙氏世系,他指出以孙叔敖为孙氏祖先之一

---

①[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第2945页。
②[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第2162页。
③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第532—550页。
④[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郡望》,载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册,第319页。
⑤[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第2946—2947页。
⑥[唐]林宝著,陶敏校证:《元和姓纂新校证》卷四,第172—175页。
⑦[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第2945—2947页。
⑧蔡亮:《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⑨[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考·正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84页。
⑩[宋]沈括:《故尚书水部郎中致仕孙君墓志铭》,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⑪[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序论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页。

存在错谬,表示“芳敖,字孙叔,一名艾猎。古人先字后名,故谓之孙叔敖”,其后人仍以芳为氏,“今驳正之,明其未尝为孙氏”。① 与此同时,《宰相世系表》中孙处约、孙嘉之两家世系,却在“诸书之误,十已辨其五六”后得以完整保留并逐字照录②,舜帝—田完—孙书—孙武—孙膑—孙权的世系安排,因邓名世的肯定而更具权威性。

南宋以降,伴随着《宰相世系表》的研究和《古今姓氏书辩证》的流行,孙书、孙武作为孙氏各支共祖的地位日益巩固。一方面,不见于唐代姓氏书的各地孙氏纷纷以孙书、孙武为先祖:宁德孙氏自云“系出江表”,托为孙武之后③;瑞安盘谷孙氏节录《宰相世系表》作“书为齐大夫,有功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书生凭,凭生武,武奔吴”,并将富春、太原、清河、昌黎、武遂多支孙氏连成一族④。另一方面,明清孙氏族谱多参照《宰相世系表》书写孙氏祖先世系,“以孙书为孙氏受姓始祖,孙武为孙书之孙”⑤,其中《苍基孙氏族谱》以三千字篇幅详细历数孙书至孙福共六十三世谱系,并对孙书受姓、孙武奔吴原委作出生动解释⑥;考据学家孙星衍作《阳湖孙氏谱记》,“推本孙书,而表始孙武”⑦,又在《孙子兵法序》中强调“孙子盖陈书之后。陈书见《春秋传》,称孙书”,使此“孙武世系”堂而皇之著入《孙子兵法》权威注本中,被后世学者熟知⑧。

四、结语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代际清晰的孙武世系,是吕夏卿缀合、整理多支孙氏的祖先谱系而成,又借助上古至五代时期的孙氏名人,将乐安孙氏、富春孙氏、武遂孙氏、清河孙氏等各地孙氏家族联为一体,形成庞大的孙氏宗族。魏晋以来,随着各支孙氏的攀附和冒认,孙武后代世系逐渐丰富;晚唐五代时期,齐大夫孙书清晰完整的家族谱系又被移植为孙武祖先世系,因《史记》阙载而难以言明的孙武世系终于得到完美填充。

在攀附先世以抬高门楣、编造谱系以自我标榜的社会风气下,孙嘉之家族以武遂孙氏攀附乐安孙氏,奉齐将孙书为开基远祖;以孙处约家族为代表的多数孙氏宗族则自托为孙武之后,使孙武成为多支孙氏共祖。随着各寒素单族纷纷冒入显赫郡望、攀附知名远祖,本无血缘关系的同姓不同宗族变成“血亲家族”内的不同房支,形成“泛化的同姓共同体”⑨。随着合族并谱之风盛行,区分家族的标志由郡望转为姓氏,同姓之内皆可视作亲属,彼此助力、互为奥援。为融入更庞大的孙氏共同体,孙嘉之后裔借上呈孙简行状、官撰孙简墓志之机悄然修改祖先世系,以孙书为孙武祖父,使其家族与多支孙氏家族成为“亲族”,从而拓展家族资源、扩大社会影响。

“舜帝—妫满—田完—孙书—孙武”的世系,最初只是孙嘉之家族修改后的祖先谱系,仅存在于其家牒和族人墓志之中。然而因孙偓成为昭宗宰相,其家族谱系被写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从而由边缘走向中心,为众人所瞩目;由局部发展到整体,被当作七支孙氏的共同谱系;又得到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的充分肯定和逐字照录,更增添了此谱系的权威性。于是南宋以降,各地孙氏族人无不以孙武为远祖,并往往将孙书视为孙武祖父,清代学者孙星衍更爬梳各类史料中的雪泥鸿爪,

①[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七《孙氏》,第111页。

②[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序论三》,第646页。

③[宋]魏了翁:《渠阳集》卷一七《孙武义墓志铭》,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63页。

④[清]孙衣言:《孙衣言集》卷六《先大父行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44页。

⑤陆允昌:《孙武研究新探》,第76页。

⑥[清]孙之棫:《苍基孙氏族谱·乐安孙氏统系图考》,载郭学信:《中古乐安孙氏家族研究——以唐代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8—231页。

⑦[清]孙星衍:《阳湖孙氏谱记序》,载陆允昌主编:《中国孙氏世系源流》,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5页。

⑧[清]孙星衍:《孙子兵法序》,载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33页。

⑨范兆飞:《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以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例》,《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力证“孙书为孙武祖父”之说“言非无本”①,此说随同其《孙子兵法》注本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后世学者对孙武家世背景的认识。

如此清晰的孙武世系,固然出于后世的梳理与整合,却也是千百年来孙武崇拜的具体呈现。作为《孙子兵法》这部传世巨著的署名作者,孙武既是孙氏族人普遍崇敬的祖先,也是中华民族共同景仰的先哲。如果说唐代孙嘉之家族对孙武世系的书写,还存在明显的功利导向和现实需求,那么明清以来孙氏族人对孙武世系的接受与传播,则表现为更加纯粹的祖先崇拜。时过境迁之下,孙氏宗祠内的孙武牌位和族谱上的孙武世系早已超越单纯的血缘叙事,作为海内外孙氏族人寻根认祖、沟通情感的重要纽带,具有了超越历史真实性的情感价值和文化意义,并成为中华文明全球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

Climbing to Ancestors and Combining Genealogy with the Clan: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Sun Wu Genealogy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Ren Ye, Huang Pumin

Abstract: The clear and complete genealogy of Sun Wu presented in the “Genealogy Table of Prime Ministers” in *The New Book of Tang*, originated from the various Sun clans in the Tang Dynasty who climbed to ancestors and combined genealogy with the clan, resulting from the superposi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Sun lineages. The Sun Jiazhi family first attached the Wusui Sun clan to the Le’an Sun clan, revering the Qi general Sun Shu as their founding ancestor, and adopting the clear lineage of Gui Man-Tian Wan-Sun Shu as their ancestral lineage. Then,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submitting Sun Jian’s personal records and the official compilation of Sun Jian’s epitaph, they revised their ancestral lineage, making Sun Shu the grandfather of Sun Wu, thus establishing “kinship” with multiple Sun clans that revered Sun Wu as their distant ancestor, and merging into the generalized Sun lineage. Sun Chuyue, from the Sun clan in Jiacheng, attached himself to the Le’an Sun clan, and his descendants later connected with the Fuchun Sun clan. The Gui Man-Tian Wan-Sun Shu-Sun Wu lineage was further improved due to the coll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genealogies of Sun Jiazhi and Sun Chuyue in the “Genealogy Table of Prime Ministers” of *The New Book of Tang*, and became more authoritative because of the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and verbatim transcription in *The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Surname Books*. As a result, it transformed from being specific to universal, from marginal to central, and eventually became the common ancestral lineage of Sun clans in various regions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formation of Sun Wu’s lineage, although rooted in the collective conspiracy of various Sun clan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enhance their social status by climbing to ancestors and expand political resources by combining genealogy with the clan,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and bond of the later Sun family identity, carrying profound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emotional values.

Key words: Sun Wu; Sun Shu; Le’an Sun clan; family genealogy; “Genealogy Table of Prime Ministers” in *The New Book of Tang*

(责任编辑:廖吉广)

①[清]孙星衍:《孙子兵法序》,载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333页。